

永樂大典

卷二〇二七 友字

卷二〇二八 友字

卷二〇四三 酒字

卷二〇四四 酒字

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七

二十有

友

師友

荀子非我而當者吾師也。是我而當者吾友也。故君子公之慈親友。庸衆駑散。則刼之以師友。繫弱鉅泰。古之良此皆古

弱。封父之弓。左傳封父之繁弱。繁與非同。泰當而末。史記蘇秦說韓王曰。魏子少時力能排朱。司馬貞古弓弩勢足以拒於朱。故者也。然而不得排

微。莊子則不能自止。排微。傳王弓弩之器。桓公之蔥。太公之闕。文王之

錄。莊君是莊王之寶。闕閭千將莫邪。鉅闕辟閭。此皆古之良劍也。然而不

加砥礪。則不能利。不得人力。則不能斷。騁驅騏驎。織離綠耳。此皆古之良

馬也。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。後有鞭策之威。加之以造父之馭。然後一日

而致千里也。夫人雖有性質美。而心辯知。必將求賢師而事之。擇賢友而

友之。得賢師而事之。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。得良友而友之。則所見

者忠信敬讓之行也。身日進於仁義。而不自知也者。靡使然也。靡。相順

從也。或曰靡。靡切也。今與不善人處。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。所見者汙漫

淫邪貪利之行也。身且加其刑戮而不自知者。靡使然也。傳曰。不知其子視其反。不知其君視其左右。靡而已矣。文選。楊雄羽獵賦。神聖建道德。以為師。友仁義以為朋。文選序。大舜公之籍。孔子之書。與日月俱垂。人倫之師友。聲稱于學。非師而功益勞。友非人而過益滋。是以古之君子。從師而後言。顧友而後行。故其失鮮矣。性理會元。師友篇。三代而上。師友出於學校。三代而下。師友出於聖賢。學校不古存。聖賢不古若。而天下學者。師非其師。友非其友矣。古者黨有序。遂有序。國有學中。和孝友為之教。詩書禮樂為之造。士之由於學校者。皆知師之可尊。友之可敬。薰陶親炙。至於成人有德。小子有造。豈非學校之功歟。愚故曰。三代而上。師友出於學校者。此也。三代衰。學校廢。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上。七十子握衣於杏壇之下。聖人為之師。顏曾為之友。求退由進。師遇而不及。一經爐錘。皆為成德之士。豈非聖賢之力歟。愚故曰。三代而下。師友出於聖賢者。此也。自孟喜背師。而天下不知師。鄒寄責友。而天下不知友。藉湜師韓子也。不能保其不叛。柳子厚友崔李也。意向稍偏。則甘心捨所學。以從彼焉。愚於此益嘆夫學校之不古存。聖賢之不古若也。吁。周子通書。天地間至尊者道。至貴者德而已矣。至難得者人。人而至難得者道。德有於身而已矣。以

卷上章之意。其理雖明。然人心蔽於物欲。鮮克知之。故周子每言之詳焉。求人至難得者。有於身。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。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。道義者身有之。則貴且尊。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。非漫出也。其丁寧之意切矣。人生而蒙長無師友。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。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。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。其聚不亦樂乎。此重此樂。人亦少知之者。朱子語錄師友之功。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。自用契力去做。既有以喻之於始。又自勉之於中。又其後得人商量正是之。則所益厚矣。陸象山語錄天下若無着實師友。不是各執己見。便是恣情縱欲。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。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是悠悠泛愛衆而親仁。居是邦也。事其大夫之賢者。友其士之仁者。古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。劉友通言或嘆無嚴師畏友。曰非無也。未之見也。有嚴師教亦不行。有畏友諫亦不入。近世流俗之患也。徇俗而忘己。從流而失正。斯師友也何嚴畏之有。黃庭堅豫章集答何靜翁書。今世民之師帥不知行道。以先覺覺民。學校之教不知明道。以啓迪後。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。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。尹和靜言行錄學問須是要從師。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。師只是開其大端。又體貌嚴重。若於從容閑暇之際。委

曲論難。須是朋友使發明得子細。孟子費惠公曰。吾於子思則師之矣。吾於顏般則友之矣。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。惠公。費邑之名也。所事也。及所教也。事或者所使也。史記世家魏文侯師卜子夏。友田子方。故群俊競至。西漢會要平帝即位年幼。選置師友。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薦孔氏師。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薦金氏友。西漢書名臣贊。董仲舒考其師友淵源所漸。猶未及乎游夏。東漢書孔融造李膺門。語門者曰。我是李君通家子弟。門者言之。膺詰融問曰。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。融曰。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。則融與君累世通家。眾坐莫不歎息。李固少好學。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。結交英賢。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。李膺性簡亢。無所交接。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。位長樂少府。王烈太原人。以潁川陳太丘為師。二子為友。時潁川荀慈明。賈偉節。李元禮。韓元長皆就太丘學。見烈器業過人。難服所履。亦與相親。由是英名著於海內。烈察孝廉。三府辟並不就。北史後周寇雋為鎮東將軍。西安縣男。少為司徒崔光所知。光命其子勵與雋結友。每遣光。常言移旦。小宗伯盧辯以雋業行俱崇。待之以常師友之禮。每有閑暇。輒詣雋燕語。彌日。常謂人曰。不見西安君。煩憂不遣。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。唐撫

言韓文公名播天下。李翱。張籍。皆升朝。籍北面師之。故愈答崔立之書曰。近有李翱。張籍者。從予學文。翱與陸修。負外書亦曰。韓退之之文。非茲世之文也。古之文也。其人非茲世之人。古之人也。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。郡人黃頗。師愈為文。亦振大名。頗嘗觀盧肇為碑版。則嗤之而去。案實錄。愈與人文。其有淪謝。皆能卹其孤。後為平婚嫁。如孟東野。張籍之類。是也。李義山師令狐文公。呼小趙公為郎君。於文公處稱門生。魏鶴山。梁陽雜抄。曾大。清之子。仲躬。逮嘗從震澤王蘋。信伯。仲躬問親師友之道。信伯云。師不專在傳授。友不專在講習。於精神氣貌間。自有相激發處。是善親師友者。宋史名臣言行錄。歐陽公試進士中甲科。補西京留守推官。始從尹師魯遊。為古文。議論當世事。迭相師友。舉士安傳。士安少好學。事繼母祝氏。祝氏曰。學必求良師友。乃與如宋。父如鄭。侍楊璩。韓玉。劉錫。而友。性理會元。楊中立撰游定夫墓誌云。元豐中。予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。有友二人。謝顯道。公其一也。先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。設庠序。聚邑人子弟教之。召公來職學事。公得其微言。於是盡棄其學而學之。其後伊川謂予曰。游君德器粹然。學問日進。政事亦絕人遠甚。於師門見稱如此。其所造可知矣。金史完顏陳和尚傳。和尚兄糾烈為元帥。辟太原王。

涯為經歷。涯字仲澤。文章論議。與雷淵李獻皆相上下。故得師友之。彭汝

儒鄧陽集彭汝儒親師友奏議

治亂之幾在於好惡。好惡之端在於慎

其始。其始正無所為而不為正。其始不正。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。是以人
主必務學。學莫大於近其人。陛下盛德至行。侍於天者甚厚。見於行事者
甚善。此非臣下所能窺度。高下深淺小大。近侍進讀。儒臣勸講。其見聞可
謂甚博。耆艾在前。忠良在後。其輔翼可謂甚眾。夫學者非徒出入於口耳
之謂也。聞乎其言。將見於其行。得乎其心。將見乎其外。今臣下所誦說。陛
下能昭然不疑乎。能沛然有所得乎。使誠無疑也。使誠有得也。固甚善。若
猶未也。是為名而已。是為觀美而已。今延英之對。通英之講。隔於內外。見
有不得而久。限於上下。言有不得而盡。雖太皇仁聖。所以擁護啓佑者甚
至。然天性之愛。不可以責善久矣。然則陛下退而與處者其誰。與其使合
者誰乎。其婦女乎。輔拂之人寡。順從之人眾。學問之日少。安閑之日多。善
或莫之告。過或莫之諫。臣甚懼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。記曰。三王四
代惟其師。詩曰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然則師友不可無
久矣。然則知之何。曰。尊有道者。擇有德者。不使柔邪權諂之士間於其間。
聞宴與俱。言動使相接焉。簡上下之分勢。盡君臣之底衷。問以所疑而無

隱質之所欲而無間。有善者使必告。告焉而必從。有過焉使必諫。諫焉而必改。如是不先舜如者。未之有也。惟陛下留意無忽。性理會元。漢唐師友或得或失。漢唐以來。師友之道無復三代。叛師者有人。賣友者有人。以至後堂絲竹之娛。結綬揮冠之譽。師友之義安在哉。獨一董仲舒。猶有得於師友之淵源。諸葛孔明。猶有得於交遊之規畫。其學術事業。僅有可觀。是亦存一二於千百也。王通自附於聖人。而門人董常自比顏子。平日講貫果為何事。其時禮樂之問。口呿而不能對者。即前日河汾之門人也。而師友更相稱名。自比聖賢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後世師友之道。不明。自師友淵源之學。不傳於聖門。官師相規之風。不見於治下。故平居暇日。學者無以為成德之助。而出為世用。無以警其累官曠事之失。誠為可慨嘆。有如魯兩生面諛之譏。非不足以蔽叔孫通之失。韓固曲學之言。非不足以救公孫弘之過。而利祿之念。錮於其中。雖其言之切中。有不暇改矣。韓昌黎之門人。若籍湜輩。固未能保其不叛於師之言。乃若柳子厚之責交於友者。切矣。何禹而富貴利達之念一動。諂附匪人。雖平時之所講明者。旋失之矣。蓋嘗謂後世師友切磋之義。僅見於王通之門。僚友規益之事。獨諸葛孔明深得古人之意。彼其講道河汾。房杜諸公。親承議論之未。

異時輔正觀之治。皆無愧於王佐之才。下而董賈仇程之流。亦能為寡過
謹飭之士。不可謂非成就之功也。故師友切磋之義。尚有存焉。孔明高宏
雅量。曲意諮訪。初交則平。屢問得失。後交元直。動見啓誨。前稽攷於幼穉。
後從事於偉度。故僚友規益之風。猶有遺焉。執事有感於師道不立。友誼
日衰。講擇不精之故。而為之隱憂。切謂德無常師。主善為師。則求之有餘
師矣。誦詩讀書。是謂尚友。則求之有餘友矣。孔門師友淵源之粹。嗟
夫。洙泗之上。從游三千。逮肖七十。升堂者有人。在箴者有人。而顏曾獨以
高弟稱。豈非知所以用工於克己之地。而有真見自得之學耶。吾嘗求之
夫子所以稱顏子之好學者。不過曰不遷怒。不貳過而已。曾子平日之所
得。不過三省吾身。戰戰兢兢而已。夫怒之不遷。過之不貳。不過一謹飭之
士。臨深履薄。兢兢從事。亦非有大過人者。而其所成就乃爾耶。噫。二子之
師友淵源。吾固知其所自來矣。昔者夫子削迹於衛。伐木於宋。陳蔡之厄。
弦歌自如。有過必知。自以為幸。則夫所謂不遷怒。不貳過。與夫終日之間。
三省其身者。豈非得於董陶漸染之素耶。孔門師友相規之益。吾夫
子設教洙泗。遊其門者三千其徒。而切磋琢磨之功。未嘗不見於樞衣趨
隅之際。異時有子一焉。連貧連朽之語。則是非夫子之言。隨即正救。子夏

一有喪明之夫。最其過而數之者。曾不少貸。是何聖門講學。無非進德之機耶。噫。窮而在下。則為涖洫之講學。達而在上。則為禹臯周召之贊襄。是或一道也。宋朝辟公師友之益。我國家崇尚儒術。自石介執杖屨。以侍孫明復。而師道始尊。自九老退居洛。邵康節以布衣從容其間。而反情始密。自是而後。有胡安定。建湖學。以淑門人弟子。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道。二程先生接聖賢正傳。以開明後學。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益。故遊安定之門者。無非誹詆之賢才。而從二程學者。其醇厚之氣望之。可知其為先生門人也。師友之有益於人大哉。唐柳宗元集師友箴。并序。今之世。為人師者。衆笑之。舉世不師。故道益離。為人友者。不以道而以利。舉世無友。故道益棄。嗚呼。生於是病矣。敢以為箴。既以儆己。又以誡人。不師如之何。吾何以成。不友如之何。吾何以增。吾欲從師。可從者誰。借有可從。舉世笑之。吾欲取友。誰可取者。借有可取。中道或捨。仲尼不生。才也。久死。能收才與管仲。內友二人。可作。懼吾不似。中焉可師。耻焉可友。謹是二物。用惕爾後。道苟在焉。備焉為偶。道之反是。公侯以走。內考諸古。外考諸物。師乎友乎。敬爾無忽。唐摭言。杜工部交鄭廣文。嘗以詩贈度。曰。諸公衮衮登臺省。廣文先生官獨冷。甲第紛紛狀梁肉。廣文先生飯不足。先生有道出羲

皇。先生有才過屈宋。德尊一代常標坎。名垂萬古知何用。杜陵野老人更喚。被褐短窄鬢如絲。日禪太倉五升米。時赴鄭老同襟期。得錢即相覓。沽酒不復疑。忘形到爾汝。痛飲真吾師。清夜沉沉動春酌。燈前細雨簷花落。但覺高歌有鬼神。焉知餓死填溝壑。相知逸才親滌器。子雲識字終投閣。先生早賦歸去來。石田茅屋荒蒼苔。儒術於我何有哉。孔丘盜跖俱塵埃。不須聞此意慘愴。生前相遇且銜盃。又廣文到官舍。繫馬堂階下。醉即騎馬歸。頗遭官長罵。才名三十年。坐客寒無壇。賴得蘇司業。時時與酒錢。反度即世。甫賦八哀詩。其一章誅虔也。宋劉後村集師友六言。問諸師者本同。取之反者亦公。高才有出象外。精義不離箇中。南渡大儒管見。西山先生正宗。賦偶聲律會元。又唐詩益。明詩勿疑。後乾祐式。金蘭

切儆。時有四而益者三而。博物洽聞而罔敢自恃。振衣會文而誠知所先。惟求有餘者歸而學。豈能自守者。莫其文。彼能誨戒以責我。敢不親其而嚮其。貴得重家之益。勿容朋黨之疑。其備備而善防。雖切切以相規。首重尊嚴之德。先求直諫之資。以其上善教後於於式。以其親學益勸於切儆。永通聖門將是豈仲舒之及。揚清世俗苟陳宣元禮之焉。時以得故狀名無理之間。永其責善莫先警道之司。當稽大子

擇善者而從之。受教孟軻其取之必端矣。體字欄江。烟華信。隆親。又序。

朋黨。淵源。德義。善訪。相親。賦。句。非。居。無。到。學。久。遊。之。迹。流。然。有。味。庶。

譽。某。之。規。嚴。然。後。尊。身。以。且。貴。取。之。必。端。端。惟。因。言。况。漸。磨。之。中。足。

乃。心。友。而。淵。源。之。外。他。非。我。師。不。必。群。儒。屢。訪。而。訓。則。如。臨。不。必。先。士。

與。言。而。端。為。必。取。一。習。問。之。頃。若。聽。嚴。規。一。漸。磨。之。際。如。父。子。如。

交。善。士。味。身。實。片。辭。模。範。如。在。誦。由。行。教。治。情。神。靈。庸。

師友

樂菴語錄先生自切講明道學於崑山南六里。祭屋數間。種竹

二畝。號樂菴。時往來其間。日取六經論孟讀之。每坐則焚香酌

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。衮衮不休。伯仲為師友

家事悉付之子弟。不復關心。父子相親如師友。

宋名臣言行錄陸九齡兄弟皆志古嗜學。燕居從容。講論道義。問問侃侃。

和而不同。伯仲之間自為師友。雖其所以成德資取者非一端。然家庭追

琢封植之功為多。情兼師友。南史王錫傳。梁武帝敕錫使入官。賓

友。孟子晉平公之於亥唐也。入云則入。坐云則坐。食云則食。雖疏食菜

羹未嘗不飽。孟不敢不飽也。然終於此而已矣。弗與共天位也。弗與

治天職也。弗與食天祿也。士之尊賢者也。非王公之尊賢也。唐。晉賢人也。于公達之。唐言八。公乃入。言出乃立。言食乃食也。疏。食。獨獸也。不收不飽。收賢者之命也。范氏曰。位曰天位。職曰天職。祿曰天祿。言天所以御賢人使治天氏。非人名所得專者也。舜尚見帝。帝館甥于貳室。亦饗舜。送禹賓主。是天子而反匹夫也。尚。上也。舜上而見於帝。堯也。館。舍也。堯。妻父曰外舅。謂我舅者。吾謂之甥。先以女妻舜。故謂之甥。貳室。別宮也。先舍舜於別宮而就饗其食。用下敬上謂之貴貴。用上敬下謂之尊尊。貴貴尊尊。其義一也。貴貴尊尊。官事之宜者。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尊。故孟子曰。其義一也。此言朋友人倫之一。所以輔仁。故以天子反匹夫而不為誣。以匹夫反天子而不為階。此先齊所以為人倫之主。而孟子言必稱之也。職官分記。漢淮南王安為人好書。招致賓客數千人。八公之徒。咸慕其德。各竭材智。著述篇章。各分其辭賦。以類相次。或稱大山小山。猶詩有大雅小雅也。類說。魏武帝為北君大傳。孫策漢高晉宣帝荀彧為四明公賓友。東漢書諸葛恪傳。恪字元遜。大將軍瑾長子也。少有雋才。機辯警速。朝議如流。莫與為對。身長七尺六寸。少鬚眉折頰。廣額大口高聲。權見而奇之曰。藍田生玉。真不虛也。弱冠拜騎都尉。與顧譚張休等傳太子登講論道藝。

並為賓友。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。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十年初。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。邀以為賓友。武陵不答。及元濟反。武陵以書諭之。曰。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。人情與足下一也。足下反天子。人亦欲反足下。易地而論。則其情可知矣。父友

禮記見父之執。不謂之進。

不敢進。不謂之退。不敢退。不問不敢對。父之執。可以來其車。不可以去其大。父之齒隨行。東漢書馬援傳。援有疾。梁松來候之。獨拜床下。援不答。

松去後。諸子問曰。梁伯孫帝婿。貴重朝廷。公卿以下莫不憚之。大人奈何獨不為禮。援曰。我乃松父友也。雖貴何得失其序乎。書林事類。漢陳蕃年十五。父友薛勤來候之。謂曰。孺子何不掃洒。蕃曰。大丈夫當掃除天下。勤乃知其有清世志而甚奇之。魏常林伯槐年七歲。父黨造之。問伯槐曰。

伯先在否。何不拜。林曰。對子字父。何拜之有。執友。晉書王道傳。時元帝為琅琊王。與導素相稱善。導知天下已亂。遂傾心推奉。

執友

潛有興復之志。帝亦雅相器重。契同執友。潘岳陽華誄曰。余以頑蔽。覆

露重陰。仰追先達。執友之心也。太平廣記。張說之。趙岳州也。常鬱鬱不樂。

時宰以說機辨才略。互相排擯。蘇頌方當大用。而張說與懷善。張因為五君詠。致書封其詩。以貽頌。誠其使曰。當候忘日。近暮送之。使者既至。因以

忘日齋書至頤門下。會積陰霽旬。近暮。帛客至。多說先公察舊。頤因覽詩。嗚咽流涕。悲不自勝。翌日上對。大陳說忠貞塞謬。有勦于王室。亦人望所屬。不宜淹滯於遐方。上因降璽書。勞問。俄而遷荊州長史。由是陸象先輩嗣立。張庭珪。賈曾。皆以譴逐。歲久。因加甄叙。頤常以說父之執友。事之甚謹。而說重其才器。深加敬慕焉。郗氏使鍾柳子厚記其先友為父墓誌。意欲著其父。雖不顯所交游。皆天下偉人。

故友

禮記親者

無失其為親也。故者。無失其為故也。論語故舊不遺。則民不偷。故舊無大故。則不棄也。史記賈子楚昭王與吳戰。楚軍敗走。王忘其跽屨。已行三十步。王反取之。左右怪而問之。王曰。楚國雖貧。豈無一屨哉。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反矣。於是楚俗無相棄者。范雎與魏齊言曰。子所以得不死者。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。五典毓蒙事實。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。不意重見故人。慰此去國戀戀之心。昨到夢澤。喜見楚山之碧。眼目頓明。今又會故人。閉心目足矣。漢書光武少與嚴光同學。及即位。思其賢訪之。齊國得焉。三聘而後至。引入。論道舊故。因共偃卧。光以足加帝腹。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。帝笑曰。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。崔豹古今注。鄭弘行宦京洛未至。夜宿一儒。如通如條二切。河邊地也。於是逢舊友四人。

四顧荒郊村落絕遠。沽酒無處。情抱不申。仍各以錢投水中。依許共飯。盡
夕酣暢。皆得大醉。因名沉釀川。韓沈潤泉。記故友不可見。新相知者有
數。老覺賓朋日。日稀。故家言話轉依違。百年以往。日興廢。千古其間。誰
是非。江左風流徒可想。山東豪傑竟何歸。勾吳於越連閩嶠。瘴雨蠻烟百
鳥飛。**益友**
論語孔子曰。益者三友。損者三友。友直。友諒。友多聞。益矣。注。

云。友者。所以輔成己德也。直者。有過必聞。諒者。志結相與。多聞者。知識可
廣。是三者友之。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致自足。悔不日益乎。益者三樂。損
者三樂。樂節禮樂。樂道人之善。樂多賢友。益矣。孔子家語孔子曰。吾死之
後。尚也日益。謂與賢已者交。性理會元范云。無友不如已者。所以進德也。
未與賢於已者處。則自以爲不足。與不如已者處。則自以爲有餘。自以爲
不足。則日益。自以爲有餘。則日損。游云。孟子之論尚友也。以一鄉之善
士爲未足。而求之一國。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。而求之天下。以天下之善
士爲未足。而求之古人。無友不如已者。尚友之道也。求得賢者尚而友之。
則聞其所不聞。見其所不見。而德日起矣。此仲尼所以期于夏之日進也。
三國志呂岱親近吳郡徐原。慷慨有才志。岱知其可成。賜巾幘與共言論。

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。原性忠莊好直言。公時有得失。原輒諫爭。又公論之人。或以告公。公歎曰。是我所以責德淵者也。及原死。公哭之甚哀。曰。德淵。呂公之益友。今不幸。公復於何間過。諱者美之。位大司馬。鎮江志。梁劉遵。晉安王剡南徐。遵為治中。甚見賓禮。大同元年卒。王為皇太子。深悼惜之。令曰。吾昔忝朱方。從容坐首。良辰美景。清風月夜。鵲舟乍動。朱鷺徐鳴。未嘗一日不追隨。一時不會遇。酒闌耳熱。言志賦詩。披覆忠賢。推揚文史。益者三友。此實其人。典刑錄。孫公甫。為華州推官。轉運使。李絳薦其材。遷大理寺丞。知絳州冀城縣。故丞相杜祁公。與絳皆以清節自高。尤難於取士。聞公絳所薦也。數招致之。一見大喜。已而祁公自御史丞知永興軍。辟公司錄。凡事之繁猥者。一以委之。公歎曰。待我以此。可以去矣。祁公為謝。顧事非他吏不能者。不敢煩公。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。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。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。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。公原上蔡語錄。謝顯道。見河南夫子辭而歸。尹和靖送馬。問曰。何以教我。謝子曰。吾徒朝夕從先生。見行則學。聞言則識。譬如有人服烏頭者。方其服也。顏色悅懌。筋力強盛。一旦烏頭力去。將如之何。尹子反以告夫子。夫子曰。可謂益友矣。唐柳宗元進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。韋七。士所謂先輩。